

五行志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續漢志十三

梁劉昭注補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

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詳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

忘寢食蜀亡魏徵不至竝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已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

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飲食不享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注五行

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享之禮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為天門房尊民

農時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鄭玄曰亢為朝廷

出政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為逆大東宮之政東宮于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其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

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謂

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洪範

曰貌厥咎狂

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

對

厥罰恆雨

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

常雨也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

厥極

惡

孔安國曰醜陋

時則有服妖

鄭玄曰服時貌之飾也

則有龜孽

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

時則有雞

禍

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

也至孽則牙孽也

時則有下體生上之

病

鄭玄曰病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

欲伐上之禍

時則有青眚青祥

鄭玄曰青木色生於此祥自外

惟金沴木

鄭玄曰沴沴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

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亦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

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尚書大傳曰凡歲之中月之中

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

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

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

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正

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為日之中

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二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

日月也假今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

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

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

日月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

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十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遏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州天多騰墓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生

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翁歸大喜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垢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

繫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尹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輶軻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

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

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

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

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

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

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

死唯音爲關內侯曰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

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曰荆

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庸

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曰皇后甚幸

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是

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

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

田覺之間憲憲又上言借之上曰

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

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

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

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次子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人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

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

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

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

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

淫雨傷稼

案本傳陳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為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手反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

司隸荊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

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執事上

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

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

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

案公沙綽大水三輔

傳永壽元年霖雨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

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

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

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

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

誅惺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

是時靈帝新棄羣臣大行尚

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

吉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

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

而衣婦人衣繡擁髯時智者

見之曰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

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

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齬笑所謂

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梁冀別傳

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

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至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

曰次誅鉏京都正清

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愴貶具瑗雖克折姦首羣閹相蒙京都未爲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寸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巡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曰葦方可爲糲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天下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曰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無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

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已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已各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已御天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臨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已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已爲笑樂

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

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

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

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

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

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

老婦進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
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
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口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
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以人
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汙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
其為戒今假號
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賈服行
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其飲食已為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風俗通曰時京師蜜婚嘉會皆作魁樞酒酣之後傾以挽歌魁樞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
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樞
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
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已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
欲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山松書曰
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
尚未變詔旨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
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卽位立王皇
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爲
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已后兄子爲大司
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
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
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
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
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
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

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爲太學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

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强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

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

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山松書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鬪長安

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

卿呂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

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為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

城郭鄭玄注曰昂畢間為天街甘氏經曰天街在塞孔塗道欄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侵邊境鄭玄曰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

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刑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經故

冷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為不從革甘他變異皆屬於也洪範曰從革作辛

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
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

從是謂不父鄭玄曰父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鄭玄曰君臣不厥罰恆陽鄭玄曰金

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

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

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

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蜚蠊蠅蠅蟬之類生時則有犬禍鄭玄曰犬畜之以

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口舌之病鄭玄曰言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

氣失之病曰為毛蟲父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

太后專政婦人曰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

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五年夏旱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
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眾出過時茲謂廣其

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

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山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

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

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

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古今注曰建初二年

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待御史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

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

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

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為災

永初六

年夏旱

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四年五年夏並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

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

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

已為奢僭所致也

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顗傳人君恩澤不施于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

露坐陽德殿

東廂請雨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立

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

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

不用德

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竝受封寵踰節

延熹

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貴譴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

之咸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

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

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物當復